

# 雪夜摆摊人

刘玉庆

雪停了，但凛冽的寒风依旧刮个不停。晚上九点的大街上，车影渐稀，人也不见几个。我在公交车上眯着眼睛，听到报站名时，才赶紧起身下车，把衣服紧了紧，匆忙往家里跑去。

前方巷道的边上，一辆三轮车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在路灯下，这辆三轮车显得很破旧，车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，一米多宽的车斗里摆满了水果，上面用一床旧棉被盖着，尾部露出一角，可以看到大红的火龙果、黄岩蜜橘、橙子。摊主穿着一件

很薄的羽绒服，头上是一顶挺旧的“雷锋帽”，脚上的棉鞋因为积雪融化已经湿了，他不停地跺着脚，搓着手，看来手上的棉布手套已经冻透了。

这么冷的天，这么晚了还在守着水果摊，太不容易了！我的心瞬间被触动了。买他一份水果吧，尽管我也是辛苦的打工者。我走到三轮车前，掀开棉被，看到还有两串已经冻得发黑的香蕉和一些冻坏的猕猴桃。我问香蕉多少钱，摊主说：“两——两块五……”摊主

说着，把手套摘下来——他的手竟然是畸形的，可以拿东西，但很费力。他说话时，嘴角也一抽一抽的，歪斜着，很吃力。我的心再一次被触动，如今身体健全的人挣钱都不容易，何况是一位残疾人？这是一位自强自立、不怕吃苦的中年残疾人，让我不禁肃然起敬。我把那些不太好的水果都买了下来，付了钱，让他早早回家。

朋友，如果你在寒冷的街头，遇到这样一位摆摊的残疾人，也请力所能及地帮帮他吧。

# 把你挡在身后

鲁从娟

那天，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，旁边站着一对老夫妻，一人手里拎着两个青萝卜，另一人手里拎着一小袋橘子。绿灯亮了，老大爷牵着老太太的手一起过马路。因为年龄大了，两人的双腿有些不便，颤颤巍巍的，还未走到路中间，有一辆左转的车驶来。老大爷松开手，伸出胳膊把老太太挡在身后。车辆减速慢行，老大爷又牵着老太太的手继续往前走。老太太如小鸟依人般，亦步亦趋地跟在老伴身后。把老伴挡在身后，这个小举动很自然，完全是下意识的，在老大爷的心里，一定感觉自己的身后才是最安全的。眼前这个温馨的场景，顿时定格成了浪漫而美丽的画面，温暖了我。

想起小时候，跟着母亲上山干活，母亲总是走在前面，手拿一根棍子，拍打着山路两旁茂密的青草灌木。很显然，母亲这是“打草惊蛇”。母亲像个“壮士”般在前面打头阵，把我挡在身后。其实母亲也是怕蛇的，记得有一次，她在院子里的墙根下看到一条大花蛇，吓得面容失色，大声喊

叫着让父亲出来。为母则刚，在女儿面前，母亲就变成了“勇士”。

刚结婚时，有一次我用高压锅炖排骨，用的是那种老款高压锅。炖了一会儿，忽然，“吡吡”的排气声没了，换成一种急促的声响，排气阀不停地往外冒气泡。“该不是要爆炸了吧？”我赶紧往厨房里跑，先生从后面一把抓住我，将我拽到身后，然后迅速跑进厨房把液化气关掉。那动作也是下意识的，是未考虑就做出选择的那种。如闪电般向前的速度、麻利地关闭阀门的动作，温暖了我很多年。也许，他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了脑后，而我一直记得，并且能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场景。

闺女小的时候，我领她出门，牵着她的小手走在路上，我总是习惯在外侧，把她挡在里侧。在我的潜意识里，里面就是安全的，外侧有车辆驶来驶去，若有意外，有妈妈挡着呢。爱，就是把你挡在身后，为你遮风挡雨。

把你挡在身后的那个人，一定是最爱你的人、最在意你的人。

# 风景独好

张小华

入冬以来，大雪小雪纷至沓来，白雪飘舞，银装素裹，好一个洁白、冷冽的世界！令人骤然想起元朝耶律楚材的诗：我爱北天真境界，乾坤一色雪花霏。然而，我们小区老年人的晚练一如既往，从不懈怠。

晚饭后，华灯初上，小区的一些中老年人，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小区广场一隅，坚持着从春到夏、从夏到冬的晚练。今年入冬以来，除了雨天，无论刮风还是飘雪，中老年人的晚练一如既往。一位大嫂告诉我：“越是寒冷越要坚持锻炼，这样就不容易感冒。”她还现身说法，“以前，曾饱受感冒之苦，去年过年还躺在医院里打点滴。

今年，坚持锻炼，到现在还没感冒过！”

那天晚饭后，“练友们”准时在老地方集合。在高高的白炽大灯照射下，开始练习“行进有氧健身操”。围成圈的人忽走、忽跳、忽扭，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，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气势轩昂。蓦然，一阵寒风袭来，刹那间鹅毛大雪倏忽而至，如美人般翩翩起舞，弥漫着茫茫夜空，片片雪花落满全身。

尽管头顶飞雪飘舞，耳畔风声呼呼，但坚持晚练的人没有一人离场。在铿锵、激昂的节奏中，个个挥臂踏步，激情奔放、精神抖擞。

几片雪花如精灵般钻进我

的脖子里，抬头望一眼漫天飞舞的雪花，再看一眼晚练正酣的队伍，我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。旁边的大妈扭头看着我。我说：“幸好我们有这么多人，若是一个人在这样的雪夜里扭跳，人家一定会以为是个疯子。”话音刚落，另一阿姨撩起毛绒绒的帽檐，也咯咯大笑，她半扭腰肢，回头看着我：“疯子？我们这是‘风景这边独好’！”阿姨有些戏谑地自夸，引来一阵爆笑。

我一愣，旋即感叹：阿姨，你太有才了。此时若有摄影师拍下这雪夜灯下，一群中老年人男女迎风冒雪，精神抖擞，快乐晚练的情景，岂不美哉！妙哉！

# 冬天与生命

丁新军

冬天是个不好看、不讨喜的季节。

植物的花朵没有了，叶子凋落了，只剩了些坚硬的表皮，颜色也由青绿变为黑灰，冷冷地戳向天空。松树和冬青倒还坚持着绿，但那绿也死板缺少变化。动物们也少见了，即使见到的也觉得呆笨，往日的灵动活泼都随着季节走了。冬季把自己灰扑扑的面孔板得很紧，一点不滋润、不柔软、不动人，不像在别的

季节各有风情，要是用丑陋来形容，也说得过去。西北风是暴虐的，专跟生命过不去，挥舞着长长的鞭子毫不留情地到处抽打、驱赶，生命尽可能地把自己蜷缩、躲藏起来。

但我却感到了冬天不一样的价值，冬天是把生命紧抱在胸怀深处——生机藏在植物的表皮内、骨骼里、土壤下的根部。冬天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，冬季展示的是不

一样的爱，如果说春天代表着母亲慈祥的爱，那么冬天则代表着父亲的严厉之爱。它让生命接受选择，经受考验，它让生命更坚韧、更顽强。

生机在其他三个季节已经获得了完全的展示，一直是热情奔放的过程，冬季则是生命脚步的暂驻，是生命的反思、自省和沉淀。这是生命在蓄势，来年春天，蛰伏了一冬的生命会一跃而起，欢欣鼓舞地再次出发。

## 微言不微

天冷了，可以走出去接受一下寒冷的洗礼。天热了，可以走出门来个“桑拿”。其实，冷和热，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锻炼，会增强自身的承受力。大自然造就出一个冬天、一个夏天，把它送到你的面前，是不是很难得？如果只是想要舒服，天冷了，就缩在屋里，天热了，也缩在屋里，既怕冷又怕热，你的身体机能就会下降，因此，需要勇敢地走出去，接受大自然的洗礼。

我小时候最盼着过年了，因为过年可以穿新衣服、吃好东西。那时候，我心目中理想生活的标准是能顿顿吃白面馒头，能经常吃到猪肉，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就满足了。结果没过几年，这个梦想就实现了。

生活还在继续，我又有了新的梦想，住楼房、买彩电、用手机、开汽车……随着一个个目标的实现，我觉得生活无比美好。当然了，实现的难度既没有预料得那么大，时

间也没有想象得那样长。

有这样一句话，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。其实我觉得，限制我们想象的，严格来说是视野的狭隘。我们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就是一个从狭隘走向开阔的过程。世界有多大，人类就能走多远，这是不可限量的。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，就会发现世界在不断地变化着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，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以前的人们，谁能想到世界的变化会这样大。陶宏

# 鞋匠三伯

蔡成录

本家三伯，有修鞋、纳鞋的手艺，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三鞋匠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穿的鞋，没有一双像现在这样美观大方、穿着舒适轻便，那时都是自己做鞋。先用浆糊把旧布片粘在木板上晾干，做成布壳儿，用来纳鞋底和做鞋帮，增强鞋底和鞋帮的耐磨性。

我三伯是用旧汽车轱辘做鞋底，上山爬坡，两三年穿不坏。三伯挑选最好的麻片，搓成粗细均匀的麻绳，沿着鞋底的边，用锋利的刀子割一道口子，用麻绳把鞋帮缝在口子不外露，这样走路时石头瓦块碰不着麻绳，麻绳不断，鞋子就不会张开口子。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他做鞋耐心细致，都爱把自己做好的鞋帮送给他，让他帮忙纳鞋。

三伯为人修鞋，小打小敲的，从来不收人家的钱。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和气生财，他这样说。因此，他的活计多得忙不过来，多亏三妈这个好帮手。

三伯有一个儿子，我俩是同班同学，上学路过他家，就找他一起作伴去学校。有一天，正赶上他在家吃饭，三伯见我来了，就给了我一块油炸鱼排，虽然鱼肉不多，但是嚼在嘴里很香脆。还有一次，三伯在河里抓了小半盆泥鳅，回家把泥鳅放在盐水里任其游动，约二十分钟后，等泥鳅把体内的泥土和脏物吐出来，身上的黏液也除掉了，没有了土腥味，三妈就用花生油炸泥鳅，放适量的盐和面粉，将泥鳅炸成娇黄酥脆的鱼干，再撒一点辣椒面。泥鳅炸好后，给了我一大碗，我连鱼刺都吃了。

我上小学时，冬天教室里没有火炉，冷得厉害，手冻得如猫咬似的，拿不住笔，不能写作业。同学们都提个小铁筒，里面装一些火炭，写作业时烤烤手取暖。三伯用铁片给我做了一个大一点的火盆，里面盛的火炭多，用的时间长。时至今日，想起三伯三妈对我的疼爱，心里总感觉比火盆里的火炭还热。